



源於真運 李漢源

## 回頭細看亞殘運

杭州亞運會完結，亞殘運會也曲終人散，由10月22日至28日，總共進行了為期7天的22個大項目及564小項，香港隊也奪得8金15銀24銅共47面獎牌的好成績，排總獎牌榜第十位，實在可喜可賀！

今屆亞殘運有33個國家地區約4,000名運動員參與比賽，亞殘運今年才第4屆，是由2010年中國廣州亞運會始成立，而亞運會則已經有第19屆歷史，是由遠東運動會演變而成今天的亞運會的。亞運會與亞殘運電視版權是獨立分開的，與奧運一樣，過往亞殘運香港是沒有電視台會購買版權，今屆是第一次由香港電台轉播及直播，這亦顯示香港電台近年愈來愈着重體育節目。香港電台是政府台，可以播放一些商營電視台因商業原因不做的節目，其實這個決定可謂一舉兩得，既可讓觀眾收睇到「非主流節目」，又不會與商營電視台競爭，最大得益始終是我們觀眾。

儘管身體殘缺，杭州亞殘運會上所有運動員皆以頑強拚搏的精神去比賽，令我們也感到心裏志忑，一個健全的人亦未必有他們的鬥志。因為部分傷殘人士在遇上不幸後，可能選擇收起自己，不願意與大眾接觸，需要靠一些社工或一些志願

人士把他帶回社會重過新生活，傷殘協會指出近年他們要尋找殘疾人士參與運動亦有一定困難。其實健全人士可以活出精彩人生，殘疾人士當然也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因此電視轉播亞殘運比賽絕對是有正面作用，鼓勵他們重投社會，找到自己的運動，以至人生的舞台。

筆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做導演的時候，總喜歡拍攝殘疾運動員比賽，希望能拍攝到志願者如何幫助運動員完成比賽，以及他們背後的故事，表現出兩者交互之情，配上一些音樂，引起觀眾更能投入運動員的人生故事。正如10月28日亞殘運閉幕禮上，以「乘夢飛，再相約」為主題，以「惜別在今宵」、「清茶敬遠行」及「最憶是杭州」3個章節，來表達中國對亞洲的情誼，通過製作人的創意手法，展現詩詞之美，現場更有電影講解員為視障運動員及視障朋友講述，傳遞畫面訊息。兩次的閉幕式，是杭州整個亞運正式向世界，為這個國際賽事及文化盛會畫上完美句號。

此後，中國在辦大型運動會的腳步還沒有停下來，3日後的11月5日至15日在廣西南寧市將會舉行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香港學生運動員也將再次踏上征途，為香港隊爭取好成績，香港電視台也有轉播，香港觀眾又可以支持香港隊了！



方寸不亂 芳芳

## 心裏這枝「花」

「成昆鐵路遊」途經「攀枝花」站，有點意外驚喜，急不及待下車去拍一張站牌照片，儘管停車時間只有5分鐘。「攀枝花」對我來說，是熟悉的名字，卻是陌生的地方，今趟雖不是預算中的行程，但路過車站，總算有了個交代。

20多年前，四川姑姐闖府來港遊，父親兄弟姊妹老來團聚，親人相隔數十年再見面，十分高興；姑姐本職護士，戰亂時期在內地結婚，後來又在新疆工作，最後舉家落戶四川「攀枝花」，姑姐多番邀請我們到她們的城市一遊，都沒成事。當年工作、家庭事務正處忙碌狀態，沒有把這「花」放在心上，一座位處中國西南川滇深山中的城市，也是聞所未聞，隨着老一輩相繼離世，後輩更是失聯，20多年過去，雖未應約到訪，但「攀枝花」仍在心中佔上一角位置。

經過「攀枝花」，看一下資料，這座全國唯一以花為名的城市，感覺是柔弱的，卻又不然，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不光驚艷，還有驚奇。這城是四川唯一亞熱帶水果生產基地，還是國家現代農業示範區；更厲害的是，她是中國四大鐵礦產區之一，其礦產豐富，佔了四川儲量的七成；它的伴生鈦資源儲量，佔全國九成，居世界第一；另一種伴生鈮資源，佔全國六成，居世界第三位；而全國七成的高鐵鋼軌，都是來自「攀枝花」……因礦而建、因鋼而興的新興工業城市，她的GDP一度超過大省會成都。

成昆鐵路遊客，經過這大名鼎鼎的「攀枝花」車站，印象是完全空白的。當然，在現代化管理前提下，一切以人安全考慮是需要的，如果在車站增加特色藝術，哪怕是一幅「攀枝花」圖畫，或是鋼水奔流圖案，或多或少都會標示城市的特色，讓乘客有初步印象。

在這裏不得不讚香港的地鐵站，迪士尼公園站、海洋公園站、宋皇臺站、鴨洲洲站……都有地方特色表達手法，讓乘客對該區特點一目了然。

或許，現在的成昆鐵路都是新改造的線路，企望其後不斷優化改良。（成昆鐵路遊之二）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赴北京《黃花崗外》作者分享會的聯想

十月的金秋，祖國山河真美！這對一個長年在香港、台灣生活的人來說，回到神州大地，所看所聽所聞，內心的感受特別深刻，例如我到了太湖，看着山看着水，想着先父母是在太湖邊上出生成長的江南少年；我走在祖國大地上，無論走到哪裏，都是一卷卷中華民族的歷史，一幅幅優雅或壯麗的風景。

應美國僑領毛邦傑先生邀請參加「美國加州台商台胞江蘇安徽參訪團」，10月12日由南京出發，為期兩周，10月26日結束，剛好與我在北京由團結出版社主辦的「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由《黃花崗外》說起」一書的作者分享會，可以無縫連結，這是完美的行程安排。

在這次的訪問團裏，我看出了一個重點：華僑的家國情懷是國民力量的延伸；我們看，在此中美貿易戰打了幾年的光景下，台籍美僑卻目標選定了祖國南方的幾個城市計劃前來投資設廠，參與祖國在新冠疫情後的經濟復甦行列。

有兩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一是在從蘇州到合肥的高鐵行列中，本團的中壯年男士，如蔣天農、趙國華、王雲福等負責本團所有的行李，讓我們老弱婦孺可以輕鬆地上車。二是當我們順利到達合肥車站，副團長數人數時，發現少了一個人，頓時十分緊張，原來正是80歲高齡、滿頭華髮的張一



◆《黃花崗外》作者分享會在北京舉行，作者廖書蘭分享本書寫作的苦與樂。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為什麼不是朋友

小友H問我臉書上沒見過真人的書友，也是朋友嗎？我問他，你以為呢？他答我一個「算」字；問他原因，他說網上點交Y君之後，每次貼上圖文Y都第一時間給他點讚；他自己貼的，Y也留言欣賞，感覺大家志趣相投，每次回應後總感到莫名的溫暖，因為我愛讀書，他也愛讀書，我愛動物，他也愛動物，Y每天都一定時間在自己後院放置幾碟貓糧餵飼每天必到的流浪貓，後來發覺他對動物的愛心，原來出於他對一個退休老師的關懷，每逢年節Y都給老師置備禮物，除夕自駕綿羊跟遠居村屋的老師拜早年和給老師送紅包，老師病了，他不忘送藥探問，H說這個年齡相近的朋友，實在令他感動和敬愛。

同時最令他關心的，還是Y對台灣統一的渴望和對大陸的嚮往，中國運動員得了金牌、「嫦娥」登月，都令他歡喜若狂，心恨自己為什麼生在台灣而不是北京，

做夢都想到一次北京。他對台灣每個看不過眼的候選人，都批評得不留餘地，H說臉書上像他一樣心願的年輕人，多到他們的文字化成聲音集中一起播放，一定比兩千萬個早天雷還震響，難道那麼多網上意見台島的領導人都看不到？

Y的臉書3個月前就這樣無聲消失了，H悶悶不樂，就是擔心是不是他說話太多，給什麼網軍封殺了，跟他同樣意見的年輕人多不勝數怎封殺得完，Y只是其中一個。H所以擔心，因為認定Y是真正的知己朋友，他自認是半個宅男，見面的大多是飲食朋友，從未說過心底話。看出H對他的懷念，的確已非泛泛之交的感情，我對他說，朋友字典中有「神交」兩字，無飲食約會，無名利之爭，不涉錢財的網友



◆海外存知己。 作者供圖

更加是神聖之交，你和Y當然是朋友。不過社會愈來愈複雜，前一輩人常說要帶眼識人，現代人也要看網識人，不是每個朋友都是Y。



陶敏

## 父親的收音機

又到周末，孩子嚷嚷着要去外公外婆家玩兒。「外婆做的菜可好吃了，我都好久沒吃了。」是啊，我也該回家看看了，於是開上車，載着孩子回娘家。

秋風穿過整座城市，行人漸漸多了起來，路過車城路時，兩邊的法國梧桐樹影婆娑，有的葉子由綠轉黃，正在換上秋裝，有的葉子還綠油油的，在枝頭迎風吟唱；回家的路變得格外溫馨。剛到停車場，就聽到一樓傳來渾厚低沉的音樂聲，孩子開心地推開車門，興奮地說：「媽媽，今天外公在家。」說完便急不可待跑進院裏。

果然，遠遠地就看見父親出門迎接了。沒走幾步，音樂愈發清晰：「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一首遙遠又熟悉的歌聲傳來……原來父親正在一樓享受音樂呢。我拎着東西順着聲音走進房間，映入眼簾的是一個木製的大櫃子，在櫃子上端莊地放着一台十分老舊的收音機，塊頭很大，還是傳統的鍵盤式開關，左右兩個旋轉鈕，一個調控音量，一個調台，外觀顯得大方氣派，頗有些「工業精品」的味道。孩子這時也走進房間，掃了一眼收音機後，就對門外的外公說：「外公，這個東西放這好久了，聲音也不好聽，你怎麼不去樓上打開電視看央視13台的音樂頻道啊？」

只聽父親「呵呵」一聲，不緊不慢地走進房間。小心地撫摸着磨損的位置，意味深長地說：「哎，還是聽這個收音機好啊，不僅能收聽電台節目，而且還能插U盤放歌呢！孩子，你想聽什麼外公給你放。」看到父親的動作，我一下子恍然。

塵封了幾十年的記憶，像一扇門一樣打開了，很多東西從流年深處奔湧而來。

從我記事起，父親就是一位音樂發燒友。有一回父親出差，回家時帶了個笨重的洋玩意放在客廳的方桌上，我第一次見這種玩意，也不知道它叫啥名，於是好奇地打量着它的模樣，只見它身上布滿了黑黑的各種五線譜、撥鈕、旋鈕，我輕輕一扭裏面就會放出悅耳動聽的聲音，再扭就聽見「滋滋啦啦」的聲音。父親告訴我，這叫「收音機」。後來，當美妙的聲音從收音機裏傳出時，小夥伴都圍到一起支着耳朵傾聽我們小朋友的節目「小喇叭」、「廣播體操」，生怕錯過一個細節。而父親呢，總是聽些新聞和國家大事相關的內容，偶爾還能哼幾句歌詞；等晚上家人坐在一起時，父親會把今天收音機裏聽到的新聞轉述給似懂非懂的我們兄弟幾人。

又過了兩年，父親搬回一台更大的傢伙，還特意請人給它按尺寸做了個櫃子，美其名曰「電視機」，只見它一邊連着外面的天線，一邊放出彩色的有聲圖像。我知道在那個時候收音機、17吋彩色電視機屬當時農村「三轉一響」之類的奢侈品，所以我備受大家的青睞和喜愛，一到傍晚孩子們都蜂擁而來安靜地坐在地上，看電視畫面裏傳播的畫面和聲音。每當我走在上學路上，總能看見鄰居或者同齡孩子投來羨慕的目光，母親臉上也洋溢着笑臉。那是一段快樂、幸福的童年時光。

隨着科技的發展，大家生活水準日益提高，家家都擁有了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家用電器，收音機慢慢退出歷史

舞台。到了上世紀末，我家舉家搬遷進了城，當時幾乎變賣了父親母親勞作了幾十年的家什，唯獨這台老舊、笨重的收音機和兩把木椅，父親一直捨不得賣，執意要帶上一起搬離。沒辦法，我們也就遂了他的意把它們搬進了新家。後來，母親總是時不時擦拭着這些記憶的象徵，一邊擦一邊念叨：「這是你父親最初的見識，你們要珍惜啊……」而父親退休後依然閒不住，自己跑去市場租了兩個門面銷售五金百貨，早出晚歸，收音機使用的頻率愈發的少。可一到節日或者父親在家時，那台破舊不堪的老物件準時發出「滋滋啦啦」或者調一會才有的不規律的音樂聲。有一次，弟弟回來吃飯，看父親一直在擺弄那台笨重的、實在聽不下去的收音機時，就專門給他買來了一台大屏幕液晶電視。

但父親並不什麼都喜歡，還是鍾意他的老收音機。無奈，弟弟特意找來工具，用他的特長，從沒用的舊電視裏拆下喇叭，再用從別人廢棄的麵包車裏拆下來的一對音箱，幾者重新組合，於是這台風燭殘年的收音機又被注入新的血液，繼續發揮餘熱。這回父親甚是滿意，閒適的時候，父親總是坐上那把木椅，靜靜地聽那台老式收音機裏流出的故事……我想父親肯定是愈聽愈愛，愈看愈是不捨那依依不願銹蝕的舊時光。

就像我從少年一直繞到中年，每當回家看到它，總是忘不了那被「小喇叭」、「天氣預報」環繞的童稚年華，讓我每每聽到一些老歌都會觸動心弦，好像我童年的所有美好的記憶都封存在父親的那台老式收音機裏。



獨家風采 呂書練

## 樹木文化

今年年初以來，內地多個省市都以「保護古樹名木 贖續中華文脈」為主題，啟動相關宣傳活動，其中跟港人關係密切的廣州市更評定了首批古樹公園，包括白雲區彭加木古樹公園、花都區水口營格木林公園等4個公園。

根據介紹，目前廣州共有約一萬株古樹名木，樹齡最早的已經有上千年歷史。不過，我早年曾去過的白雲區彭加木古樹公園據說只在環樣溪湖邊存有7株古榕樹，樹齡為134年至165年。對一般港人來說，位於市區的中山紀念堂古樹群可說最方便遊覽，那裏有多棵纏綿共生的古榕，煞是好看。

在今日，保護古樹名木，不僅是生態上的環保價值，更具文化傳承上的意義。百年乃至千年古樹不但見證着故人和故地的成長和變遷，也成為遊子的方向標。久離了家鄉，人面或全非，老樹卻依然，即使樹皮脫落，樹葉飄零，但它久經考驗的堅忍和忠誠，卻成為人們最牢靠的依傍和精神寄託。張藝謀電影《山楂樹之戀》就多次出現那株長於山坡上的樹，它不但是戀情的見證，更是一種牽動鄉情的文化符號。

在畫家中，已故吳冠中可以說是最鍾情於樹的人，在他贈送給香港藝術館的數十幅作品中，就有多幅

是畫樹的，不但有深山老林或路邊小樹，還有故居門前的枯木，以及沙漠上孤單的樹和岩石縫生長的小樹。而且，他筆下的樹都注入情感，不僅僅是功底深厚的描繪，而賦予豐富的想像力，看他的樹畫，你會感覺那些定格於油布或宣紙上的樹會動，有像歡快地跳舞的，有像愁雲慘霧般傾訴的，也有向攻擊它的暴風怒吼的，當然，也有向着你和我微笑的……

香港也不時有保護古樹古木的聲音和行動，只是，5年前那場來去匆匆的十級「山竹」颶風把我們打個措手不及，我家附近的大公園滿目瘡痍，那身殘枝斷的場面猶如戰後廢墟，令人慘不忍睹。

上周日有機會到沙頭角和吉澳一遊，此行令我印象最深之一，正是那些歪歪斜斜的古樹及其灑下的「樹鬚鬚」，令長期生活在「石屎森林」的人猶如置身於陶淵明筆下的田園。在吉澳，更看到一棵古樹的藤蔓把一間舊屋纏繞了，這裏早已「人去樓空」，但留下來陪伴殘磚碎瓦的，就是窗前這棵樹！難分難捨的樹和屋構成一幅獨特的風景，吸引了遊客，也留住了歷史。

香港有眾多郊野公園，相信有不少百齡古樹，我們除了保護之外，是否也可以從它們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內涵？



琴台客聚 伍卓霖

## 做普通人挺好

生態環境太好了有時候也令人無所適從。

3年未見的女兒從澳洲回國，假期僅3天，「檔期」被她排得滿滿的，回國當天從香港機場到深圳關口都未輪到我這留守老媽子去接，只能在家等候去赴女兒安排的晚宴，一邊幻想著晚宴結束後回到家裏，女兒會怎樣地喜歡我此前無數次向她吹噓過的她未見過的美麗的新家。結果，等我梳洗打扮好下樓，就看見樓下客廳門口盤踞着一條大黑蛇，聽見響動，黑蛇轉頭遊進了洗手間，我愣了片刻，冷靜下來打電話給物業，工作人員很快帶着工具來把蛇抓走，抓到門口，我們不約而同地拿出手機來給蛇拍照作紀念。然後鬆了口氣，出門赴晚宴。

女兒原本只是到澳洲去讀書的，沒想到在澳洲住的日子長了，她喜歡上了那邊簡單的慢節奏的生活，做了留下的決定。與大多同齡人相比，女兒的成績並不算太好，但她有

了目標，便由「學渣」變學霸，努力考了各種各樣的證書去申請PR，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了簽證，一點也沒有讓家裏人操心。

這些天在網上刷到一個不算舊的舊聞。數年前，一個年僅17歲的小男孩以總分第二的成績考進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成為碩博連讀研究生，除了他有異於常人的天賦，也與他母親的教育分不開，在他1歲多的時候他母親就教他寫字，13歲時就以高分考上了大學，成為令人羨慕的少年天才。然而，古時《傷仲永》的結果也落到了這個與仲永相同的天才少年身上，古時的仲永因為父母為了自己的虛榮而帶着仲永四下拜訪，不能再學習，天才隕落；這位現代的仲永則是因為他的母親只教他學習、考試，他連自己洗臉洗澡都沒學會，以至於他去讀研究生時，沒有家長陪讀，冬天不會加衣服，夏天不會減衣服，除了躲在屋裏看書，連考試時間都不知道，更別提與人交往，最後被學校勸

退。這個舊聞觸動我的是那位母親在孩子被學校勸退後說的那句話：「他這麼不爭氣，我恨不得他去死！」

在我們身邊這樣的父母並不少，他們需要孩子替自己去實現自己當初未曾實現的夢想，為自己「爭氣」，許多孩子和這位現代仲永一樣，被培養成了只知學習考試的機器，而無獨立思想、獨立生活的能力，成年後大多會落入與父母彼此嫌棄、相互埋怨的怪圈。當然，因「不爭氣」而「恨不得他去死」有些極端了。

我自己是一個普通人，我曾經寫過一篇《六十分母親》，表明我對孩子只有60分的要求，哪怕她是一個普通人我也感覺很驕傲。所幸我的孩子如今成為了一個令我十分驕傲的很厲害的普通人，她堅強、獨立、善良，她有愛心，有自己的原則，亦很勇敢，起碼，在回到這個生態環境好到過分的新家，也很冷靜，不會因為家裏有蛇蟲鼠蟻而驚聲尖叫。